

印度波爾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

——四聲外來說平議

饒宗頤

天竺頌歌，莫古於《四吠陀》。梵俗誦經，習於強記長吟。《四吠陀》欲畢其事，計須耗時卅六年。印度雖經回教侵入，坑儒焚書，而《四吠陀》仍能保存者，正如漢土之《三百篇》，“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四吠陀》亦稱曰《韋陀》或《圍陀》。《吠陀》至今未有漢釋，於佛門被視為外道。習吠陀者必先治《聲明論》，即波爾尼仙所著之《文法書》，梵稱曰Ashtādhyāyī者也。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稱：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爾尼仙本生處也。……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

封以進王，王甚稱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波爾尼仙出生之地娑羅覩邏，梵名Śalatura，為印度Ohind西北四里許之小鎮。彼以此書進呈之王，即King of Nanda。《西域記》卷二現有敦煌寫卷，殘存一百七十三行。（見拙編《敦煌書法叢刊》第一一卷，東京二玄社印。）關於波爾尼仙之行事，印度本土已無史籍記載，世界學人研究波仙行迹，無不取資於奘師此文。印度學人V. S. Agra-wala著“India as Known to Pāṇini”（《波爾尼所知之印度》），其中考述波仙事蹟，至為詳盡。（該書頁462至464，1953，Lucknow出版。）

佛典中向來對波仙頗有抨擊之語。若僧懷德於其《釋門自鏡錄》上《俗學無裨錄》下“西域波爾尼仙造《聲明論》，後身無業事”云：

阿羅漢曰：汝頗嘗聞波爾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曰：具聞之。羅漢曰：汝子即是波仙，猶以強學，翫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大正》冊57，頁509）

此段實竊自《大唐西域記》。日僧安然於《悉曇藏》卷一亦援引是說。（《大正·續》，冊84，頁371）自奘師加以貶抑，斥其不究真理，故歷千年以來，其書無人問津。清傅恒等修《西域同文志》成，其上表有云：“臣等學昧考言，志慚博物。稽三十二言之頌，欲仿波尼；傳六十四種之書，難追柯古。”柯古指段成式（《酉陽雜俎》），波尼即波爾尼仙，始一提及其名。然其書在華向未傳譯，遂使中國之文法學，必遲至《馬氏文通》，以拉丁語為媒介之後，方纔萌芽，為可慨也。聲明之學，晚近呂澂著《聲明略》，波仙之書，年前金克木先生初為文介紹。國人慝於釋典，排拒婆羅門經書，以外道外之，未

始非裝師影響之所致。

一九三四年，陳寅恪先生撰《四聲三問》，以爲四聲除自爲一類之入聲，適爲平、上、去三聲。以此與天竺《圍陀·聲明論》之高聲調（Udātta）、非高聲調（Anudātta）、混合聲調（Svarita）三聲可相比擬。其意以爲四聲說所以成立於齊梁者，緣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大會沙門於京邸，造梵唄新聲。文士因摹擬當日轉續佛經之聲，分別定爲平上去三聲，合入聲共計之，遂成四聲。（見《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是說既出，學者多從之，羅恬庵著於《漢語音韻學》，幾於家喻而戶曉矣。

此三聲者，爲朗誦《圍陀》聖典時所用。Udātta指發聲高而銳（a high or sharp tone），可謂揚音（梵語udā之語根dā有to lift up, elevate之義）an-udātta，與之相反，爲低調，可謂抑音（the grave accent）；svarita則爲上列揚音與抑音兩聲調之混合音。此三者或譯爲銳音、重音、長音。而un-udātta中又有更低之非高聲調，名曰an-udāttatara者。（the very anudātta accent。此音節在波爾尼書中，乃一比普通抑音更爲低沈之syllable。（參M.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33）嚴格言之，又不止三聲也。

印度所謂Svara，本有數義：

I 指上列之三聲。

II 指元音（Vowels，如a, ā, i, ī, u, ū……）

III 指七音階，即七羣（Saptaka），所謂Sha, Ri, Ga, Ma, Pa, Dha, Ni七調。（印度音樂中北宗之音名，）此七音階，早已見於六吠陀分之Shiksha。

IV 指高低音，即Uttama（高）、Madhyama（中）、Mandra（低），略如西樂Treble, Tenor, Bass之別。

茲數者皆得稱爲Svara。陳先生謂“圍陀聲明論”之所謂Svara者，適與中國四聲之所謂聲者相類似”，然細析之，亦極難質言。

印度語無四聲之分。以《圍陀》誦法之三聲，比附中國之四聲，頗多枘鑿之處：

（一）《圍陀》之誦法，如上舉分抑揚混合三聲，早已失傳。當紀元前四世紀波爾尼時，其音尙存。紀元前二世紀，《大疏》書作者Patarnjali之時，讀法已亡；（參看S. Lévi: Sur la récitation primitive des textes bouddhique, Journal Asiatique, 1915. 馮承鈞譯。載《佛學研究》P. 45）故其書中記此三聲不能明瞭。是當炎漢之際，印度本部，對於吠陀一音誦寢已失傳；何以六朝時中國僧徒，能轉讀之？

（二）四聲興起，當不自永明，空海《文鏡秘府論》引劉善經《四聲論》云：

“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氏（約）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顛。”

知四聲創立，實始於劉宋。永明時集沙門所造之梵唄，乃誦佛經之聲曲折，與永明之聲病說無關。

（三）佛氏誦經，禁止用婆羅門誦法，且立爲戒條，《十誦律》卷三十八（明雜法之三）云：

“佛在舍衛國，有二婆羅門，一名瞿婆，二名夜婆，於佛法中篤信出家。本誦

外道《四圍陀》書，出家已，以是音聲誦佛經。時一人死，一人獨在。

所誦佛經，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樂，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突吉羅。”（《大正藏》、律部二1435 P. 272）

按突吉羅，即梵語duskṛta，義為ill-dono《翻譯名義集》卷七「突吉羅」條，善見云：「突者，惡也，吉羅者，作也」。「作惡」之謂。又《五分律》卷二十六（第五分雜法）云：

「有婆羅門兄弟二人誦《闍陀鞞陀書》，後於正法出家……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大正藏》律部一·1421 P. 174）

按偷蘭遮者，《翻譯名義集》七“善見云：偷蘭名大，遮言障。……明了論解：偷蘭為龕，遮耶為過。”謂大過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雜事》卷六云：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闍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

此律義淨所譯。其註云：“言闍陀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大正藏》451, P. 232）闍陀即Chandas（原為《六吠陀分》之一），蓋婆羅門造頌之法。從上各條，知佛氏戒律，禁止以四吠陀闍陀鞞陀等外書聲音誦經，此三聲為《吠陀》誦經之法，沙門自不得諷誦，律有明文。陳先生以此三聲即佛徒轉讀經典所分別之聲，似未見及此也。

佛徒傳教，原不用雅言之梵語，而用巴利語；間亦用原始東部語言，所謂Ardhamāgadhī者，佛教盛行以後，其經典乃或以梵語寫成，與俗語雜糅，遂成爲一種混合梵語（Buddhist Hybrid Sanskrit）其轉讀佛經，庸有滲用婆羅門方法，S. Lévi著《佛經原始誦讀法》，以爲小乘有部與根本有部，或以《吠陀》聲法牽長音韻，作歌詠之聲，（āyataka gītassara）印度本土此種變相之佛教誦音，與《圍陀》三聲有無關係，已難明瞭。若乎漢土佛徒轉讀之方，在《吠陀》誦法失傳已久之六朝時代，此三聲究竟如何，更無從擬議；遽取與平上去比況，誠難令人首肯。四聲之分別，原不始於南朝。謂四聲起於永明，段玉裁已言其非。（《六書音均表》一古四聲說）近歲學者論古代平上去三聲之存在，意見大體相近。陳先生謂文士依據及摹擬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爲平上去之三聲，然轉讀之法，見於《高僧傳·經師篇總論》所記，“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似非僅限於平上去而已也。

今按《圍陀》三聲，波爾尼仙著之《文法書》（下簡稱《波書》）中已有詳細論及。《波書》譯解甚多，茲據印度學者Śrīśa Chandra Vas之英譯本。

印度元音的重讀（accent）問題在《波書》第2卷29至40頁有重要說明，茲摘錄英譯如下：

I-II. 29The vowel that is perceived as having a high tone is called

Udātta or acutely accented.

30 The vowel that is perceived as having a low tone is called Anudātta or gravely accented.

31 The vowel that has the combination of Udātta and Anudātta tones is said to be Svarita or circumflexly accented.

32 of it (Svarita) the first portion is Udātta, to the extent of a half measure, of prosodial length. length

33 In addressing a person from a distance, the tone is called ERAśnuti or monotony. per ca

37 There should be no monotony in the recitation of the Subrahmanya hymns and in those hymns, the vowel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taken the Svarita accent, take the Udātta accent instead.

38 The word deva and Brahmāna in those hymns have anudātta accent.

39 The monotony takes the place of the anudātta vowels which follow the svarita vowels, in close proximity (sanhita).

40 The accent called Sannatare is substituted in the room of an anudātta vowel, which has an Udatta of Svarita vowel following it.

29、Udātta乃發高音或尖重音之元音。

30、Anudātta乃發低音或沉重音之元音。

31、Svarita乃係由Udātta與Anudātta二聲組合或高低音混合之元音。

32、Udātta為組成Svarita之第一部份，其所佔之長度為整個音長之一半。

33、Eraśnuti，又名單音調，乃為向遠處呼喚時所發之聲調。

37、吟誦Subrahmanya詩歌時不用單音調，於上述詩歌中，本用Svarita元音者代之而用Udātta原音。

38、吟誦上述詩歌時，其中deva及Brahmāna二字皆為發低音者。

39、與Sanhitā非常接近之單音調會取代Svarita元音後之低音元音。

40、Anudātta元音會取替有一高音Svarjta元音緊跟之Sannatare音調。 it

印度文法學家論《吠陀》音，區分為三調，調者，梵云svaras。在Atharva-Prātisākhya; 14-17云：

“Samāna-yamé Ksaram uccaù udāttam: nīcau anudāttam Āksiptam svautam: svaritasyā dito mātrārdham udāttam.”

(In a given register a syllable with high tone is udātta, with low tone anudātta and with falling [Aksipta]tone svarita: the first half of the svarita is udātta.)

Udatta 乃高音調之音節。Anudatta即低音調之音節，而Svarita則為一下降調之音節，其前半部份則屬Udatta。

他如Taīttīrīya-Prātisākhya; 38-40, 46-7 亦有相同之說謂：

“Udātta ——high (高)、Anudātta——low (低)、Svarita——Compound tone, 先高後低, 或謂為pranana (continuous fall)。”

如此三聲, 有如右圖表示:

在唸《吠陀》時 $\overline{\text{divi}} + \overline{\text{iva}} = \overline{\text{diviiva}}$; $\overline{\text{ni-}} + \overline{\text{ak}} = \overline{\text{nyak}}$

Pāṇini云: “udāttād anudāttarya svritah” (VIII iv. 66)

(After an udātta a svarita is substituted for the anudātta) 於Udatta後, 以Svarita 代替anudatta。

《吠陀》之高低兩調, 相當於希臘之sharp, acute與heavy, grave二音, 二者合調則為Sitovos。

(sharp) ——udātta

(heavy) ——anudātta

(acute-grave) ——svarita = Sitovos

三聲音讀, 具見W. S. Allen: “Phonetics in Ancient India” (《古代印度語音, p. 88 Prosodies, 及印度Siddheshwar Varma 之“ The Vedic Accent and the Interpreters of Panini” (《吠陀音調及波爾尼仙之解說》) (JRAS Bombay 26 1, 1956 pp. 1 ff))。

Varma氏研究《吠陀》之重音, 其結論總結為下列四事:

1. Taittirīya Prātiśākhya與Sikṣas於泛釋吠陀重音及專門闡述Udātta二者之性質方面, 據現代比較語言學之研究所得, 証實無誤。

2. Udātta一詞, 絕對指高音調, 而《波爾尼》書中所釋亦極近此。若Udātta係高音調, 則Svarita當為「超高」音調——乃一三重之重音讀法, 相當於短、長、超長(pluta)元音。

3. 《波爾尼》之闡釋者, 未能具說服力地證明Udātta不應當作一高音調。

4. 吾人當從此清楚地重視《波爾尼》一書在音韻學系統上之缺陷——而Patañjali早已在其自注中指出此點; 吾人當自此對Sikṣas及其有關之課題作更深入之研究。

以上為印度語言專家研究之成果, 可供參考。

1985年12月, 美國加州大學梵文教授Frits Staal先生枉駕舍下, 余與之討論《梨俱吠陀》誦唱方法。據稱: 天竺向以聲音為主, 但諷誦吟詠, 深戒筆之於書, 寫下來便成罪過, 故世世相傳, 有聲而無文。所謂 (mantra (呪), 只為諷誦而已, 不理其文義, 不問其何所指也。《梨俱吠陀》三聲, 慣例以斜劃 / 示高音之Udātta, 橫劃一示低音之anudātta, 豎劃 | 示中音之svarita。其音讀演變, 可分為四時期:

1. 初期 (< 1000 B. C.) 例字如:

yajñāsya (祭祀)

|

udatta (高音) 此處必用high pitch

2. 次期 (> 1000 B. C.)

yajñasya¹

|

anudatta (低音) udatta變為middle pitch

其法則如下:

$\begin{array}{ccc} / & & | \\ \text{(udatta)} & & \text{(svarita)} \\ 1\ 2\ 3 & \longrightarrow & \underline{1}\ 2\ 3 \\ & & \text{(anudatta)} \end{array}$

依據Arthur A. Macdonell:《吠陀文法》,次期大抵udatta/每變為(svarita)|。在三聲記音標識時,agnīnā可寫為agnīnā¹。

3期,在《三曼吠陀》(Sāmaveda)中,Udatta|,Svarita 2,anudatta 3。例如:

$\begin{array}{ccc} 3 & 1 & 2 \\ \text{yajñasya} \\ \text{低} & \text{高} & \text{中} \end{array}$

4期,在Śatapatha Brāhmana(《七婆羅門書》)中則加以簡化,Udatta只寫成一號,例如

yajñasya

以上所論列,可謂為對吠陀三聲最扼要之認識。Staal氏嘗在印度Nambudius 拍攝該地婆羅門徒火祭(Agnicayana)影片與錄音,一千年前印度祀火唱詠之舊俗,尚鬍鬚可觀。

梵俗傳統以三重音(3 accents)為一音節,以構成韻律(prosody),吟唱時或間以無音之助聲O-O-O。茲舉《梨俱吠陀》首篇Agni(《火神阿耆尼讚》)第一句,示其音之抑揚如次:

agnīm¹ īle puróhitam¹ yajñasya¹ devám¹ rtvijám¹ ॥

觀此,吠陀三聲吟唱之法,可思過半矣。

蒲那(Poona)S. R. Sardesai印行之紀念吠陀大師B. G. Tilak之“Rgveda-Samhitā”,為精校之《梨俱吠陀》梵本,每句之下其字重要之音節,皆著以“一”號,表示其步格拍字,是經過後人整理之成果,故為一般所依據。遠古唱詠之方,是否如此,尚難確知。

《四聲三問》一文影響後來之語音學與文學批評至深且巨,近年郭紹虞、管雄諸先生討論聲律說之由來,無不引証陳文以為依據;鑒於攻治梵書者少,故不自量力,略披波爾尼仙原著及印度學者研究之成果,介紹於國人以供參考。

波書所提出之《吠陀》三聲,Udatta與anudatta表示高低,恰恰相反。法國梵文巨匠Louis Renou在所著“La Grammaire de Pānini”(《波爾尼仙文法》)中指出udatta為法文之aiguë(尖音),anudatta為non-aiguë,即grave(低音)。此兩者正相對立。按此有如六朝人聲音兩分法之飛、沈。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沈,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聲之高、低、揚、抑,差可比擬。至於svarita實為中音,乃udatta與anudatta兩音之結合,英譯謂之circumflexly accented(高低音

音)，法譯謂之modulée（使抑揚），一字之中，有抑有揚。例字如hanyā, śikyām等，必一字具有兩音以上，始有此現象。在漢土文字，無從比附。故知謂四聲名稱取自《吠陀》之三聲，似無充分理據。況永明時，沙門爲竟陵王新製轉讀之佛曲，文士實未聞參預其事，不得謂善聲沙門與審音文士交互影響，遂有四聲之創製。

婆羅門經典向無漢譯，只有梁陳之間真諦譯《金七十論》，其第一偈之飲蘇摩酒，即《吠陀》之soma（此書印度有從漢文轉爲梵語者，1944年刊）。至若《四吠陀》至今尚無漢文譯本。

來華僧衆治吠陀者殊少。《續高僧傳》五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云：“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毘尼》，外道《四韋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譯經篇》四，與玄奘同傳。）那提，唐曰福生，中印度人，故能洞曉外道之《四韋陀論》。若乎漢僧，則茫乎未聞有能解此者。唐神清《北山錄》論及《四圍陀》，見“異學”卷第十五。婆羅門經典，始終被佛徒擯斥，視爲外道，故無人過問。梵學真相，晦而不彰，可爲浩歎！